

水位 139 米

王以培 撰文摄影

眼前的水位是 139 米，从前不是这样，今后水位仍将上涨。换句话说，眼前的一切转瞬即逝，连同生命本身也正在消亡。

怎么办呢？当我沿江旅行，寻访故人、故园，却发现心灵因怀念祖先而得到慰藉，生命因祝福孩子而有了希望。

山东画报出版社



水位 139 米

王以培 撰文摄影

眼前的水位是 139 米，从前不是这样，今后水位仍将上涨。换句话说，眼前的一切转瞬即逝，连同生命本身也正在消亡。

怎么办呢？当我沿江旅行，寻访故人、故园，却发现心灵因怀念祖先而得到慰藉，生命因祝福孩子而有了希望。

山东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位 139 米 / 王以培撰文摄影.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4

ISBN 7-80713-077-6

I. 水... II. 王... III. 名胜古迹—简介—三峡
IV. K9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1202 号

责任编辑 徐 遂

装帧设计 李海峰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2098470

市场部 (0531)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6.125 印张 160 幅图 82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目 录

上篇	2004 年 2 月 2 日	宜昌·巫山	2
	2004 年 2 月 3 日	巫山·高塘观	10
	2004 年 2 月 4 日	巫山老街·旧码头	14
	2004 年 2 月 5 日	马夫溪·宝子滩	18
	2004 年 2 月 6 日	大溪·康公碑	32
	2004 年 2 月 7 日	大溪·黄金梁子	46
	2004 年 2 月 8 日	奉节旧城	56
	2004 年 2 月 9 日	奉节·彭咏梧烈士墓	60
	2004 年 2 月 10 日	奉节·大水井	70
	2004 年 2 月 11 日	奉节·与白帝夜谈	74
	2004 年 2 月 12 日	奉节·水井街	78
	2004 年 2 月 13 日	桥凶·落凶·藕塘	82
	2004 年 2 月 14 日	藕塘·拖板	96

	2004年2月15日	东升·坝上·大麦沱	106
	2004年2月16日	故陵·岩湾·云阳	120
	2004年2月17日	双江	130
下篇	2004年4月28日	万州	134
	2004年4月29日	新田	138
	2004年4月30日	新田老街	146
	2004年5月1日	新田白水溪	148
	2004年5月2日	滩老	152
	2004年5月3日	溪口	156
	2004年5月4日	壤渡·西沱	164
	2004年5月6日	忠县·乌杨	174
	2004年5月7日	涪陵·李渡·洛碛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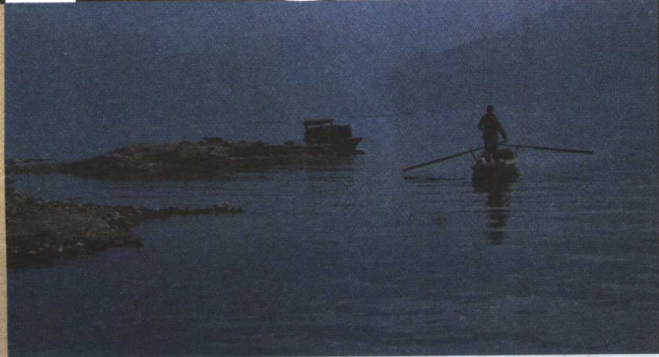
上 篇

当水位涨至 139 米，好像我是第一次来长江，无论是江上或两岸，均与从前迥然不同，大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然而浩浩江水连接了未来与过去，让我们时时生活在当今世界；我们是否有责任，把过去告诉未来……

水位 139 米

139



宜昌·巫山

2004年2月2日

一只灰燕穿过阴空。身边的水手戴着粘满油污的帆布手套，解开套在岸上的钢索，“观光2号”缓缓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又向前，驶进碧绿的长江。

2004年2月2日上午10点，流过宜昌的江水是碧绿的，就像2002年1月1日早晨，流过重庆的江水是青色的。我有幸成为这两件相关事物的见证人。

你还能见证什么呢？见证江水在我看来就足够了，就好像在这平庸的世界上，除了灵性，我并不关注别的；就连爱情也一样，失去灵性的爱情，就成了情爱与情欲，到了不惑之年，人就不那么渴求了。而此刻扑面而来的冷风吹皱了江水，也吹皱了我笔下的汉字；我的字被

江风一吹，吹出了风骨；风骨是无形的，但凝聚着力量，在今晨的长江之上，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

我又复活了；复活的我已不再是原先的我。而为了复活，多除了江水，你还能见证什么？



几次又何妨呢？多吹吹冷风也不会生病，病了也能好，好了还会更好——可惜啊，许多大船、小船停泊在江岸码头，除了灰燕、灰鸽，无人照料。我料到这些船都有自己的非凡经历，却料不到它们日后的旅途会发生什么。但今日流过宜昌的清江提示我：与其追忆似水流年，不如在流水之上，寻找新的时间。

“时间”在我的笔下被江水一吹，两个太阳一个升天，一个落水；一寸大小的门内金光灿烂，我久困灰白生活中的灵魂不也一样么？灵魂是心镜，惹了尘埃需即时洗清；灵魂是江水，涤荡岁月，又唤醒生命；灵魂是无有却拥有一切；灵魂什么都不是，只是失去它，生命就没有了意义。

水从天上来，江上布满层层闪光的乌云；水从心上来，心尖就站立一位永不背叛的少女。女儿是水做的；长江的女儿到了早春二月，个个如花似玉。

二月初，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我害怕冬天的冰早早融化了，让喜爱冬泳的人伸手够不到浮冰。

船一进船闸，人就好像进了监狱，这时惟一需要的就是耐心，耐心等待，等水涨船高，两侧的高墙渐渐降低。船穿过船闸，人出“监狱”。

你可知西陵峡的江水是翡翠色的，就像刚出狱时人的心情。你可知江水上涨之后，水国烟村都匍匐江岸，就连树木也都眼睁睁望着江底。

沉入江底的家园已随江水东流，西陵峡口还残存着零星几座山村。悬在山间的村落红

水位 139 米





“服务三峡 建设屈乡 156”

瓦白墙，细密的树枝映在残破的玻璃窗上。不知为什么，这些村落大多沉落在临江的山脚下，一些破败的房屋还冒着烟，斜坡上布满砾石、碎瓦。

在“建设屈乡，造福于民”的大标语旁，赫然映着水位“156”米。看来船已过了秭归——秭归秭归，我来过多次，却丝毫辨认不出旧城的身影！

江水上涨，房屋消失，人都不见了，只剩下缭绕的烟云。静静的绿水弥漫荒山，仿佛洪荒时代再度来临。

再仔细看看那些岸边的残屋——赶在它们沉没之前。江岸四周，零散地标明156米的水位线，一些残屋落在水位线下；而西陵峡、巫峡的大片地区，只是静静的碧水，轻拍着水墨山岩——许多平整的岩壁印着天然国画。作者是谁？——时光、风雨。

而我只能回应自己内心小小的疑问——面对消失的古镇，面目全非的故园，面对寂静的群山，浩荡的江流，我只有低头不语——就这样中午喝了半瓶酒，还有一半舍不得喝也喝不下去，就和着泪水一同倒进江里。江水今天只喝了半瓶酒，就现出沉船与沉默的幻影。

喝得微醉，看得更清，黑白的岩壁上分明映着一只蝴蝶，圆圆的眼睛，硕大的双翼——蝴蝶有灵，山也会飞。

你不见那秭归，屈原祠又出现在昔日的山岭，红白相间的残壁薄如蝉翼，“孤忠”“流芳”的字迹与山色同辉。可屈原屈原，为什么回乡之后又背转身去，莫非《离骚》又有新篇新序？一幢红红的旧屋紧贴江水，屋顶升起炊烟；江水流过门前，险些浸入屋内……

旧秭归已大半消失；屈原祠凭空降低了几座山岭；故人身影却日渐清晰。

然而与此同时，巴东沿岸仍保留着红树灰楼；时光的长廊呈现出旧日的伤痕。我怀疑新城都是从伤口生出来的。

冷风吹泪，热风吹雨，泪和雨今晚都很含蓄。阴云含着一轮残月，你含着一滴泪。站在月下的巫峡，月随心动，船随风行。

你孤独吗？孤独在此是个暗语，像一只翘尾巴的狐狸——层层巫峡之内藏着神奇的巫师，看得出他是神女的兄弟。

神女在山巅注视你；巫师在山中祝福你；月亮在云间照亮你；江水在夜里送你远行……好不风光的你，用心举起船头那面软软的红旗。

红旗虽软，心却坚硬，坚硬的心方能不辜负绵绵江水——心一软就化了，只有岩石与江水相依为命。

一个人站在船头行了不知多少里，多少梦里的事已重复发生了不知多少回，可前路茫茫，背后空空，同船的兄弟依旧聚在船舱里打麻将，看电视剧……你莫笑他们，只笑自己；连浪花都笑出了声，只有青山无语。

天一转眼就变得墨黑，水墨从山间映入天庭。天边的家庭里又少了一个人；你刚回家，又匆匆离去，仿佛是江流不让你停息。

漂过层层山峦，越过数不尽的过去，白色的“观光2号”终于来到巫山——一座灯光熠熠的岛屿。轮船靠港的同时，朵朵礼花窜上夜色，红光绿焰与晃动的光柱交相辉映。巫山幸福得悄然无

屈原祠

言，让灯火说出山中的隐秘。

一到巫山你就像着了魔一般，什么也看不明白——漫山遍野的人群聚在码头，那不是南来北往的旅客，而是巫山本地的青年——身强力壮的男男女女或背着简便的行李，或干脆就拿着一根扁担整装待发。一问才



船过秭归——临江的屈原祠从山上降至水边。



知道，是出门打工的队伍，他们刚过完新年。明灯照彻一长串棚棚，仿佛江边的贝壳一齐张开，为远征的队伍壮行。

与码头上的喧嚣截然相反，巫山新城冷冷清清，街上只有两三个地摊，卖几串烧烤，一锅茶叶蛋。一个流浪儿正躲在墙角，点燃一堆火给自己取暖。借着火光我清晰地看见他凄凉的眼神，苍白的小脸。江风吹来也相当寒冷，不知今晚他如何过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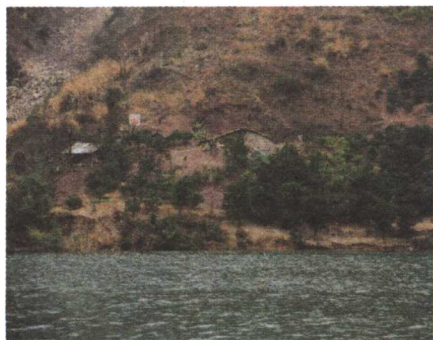
闪着彩灯的宾馆门可罗雀。这些新建筑除了周边亮着彩灯，中间一片黑暗。好容易点亮一盏灯，但总是心不在焉。

醉不成欢，夜不成眠。巫山的巫师仍藏在夜色之后，山林之间，我无法找到它，只有献上心中的诗句，请巫师指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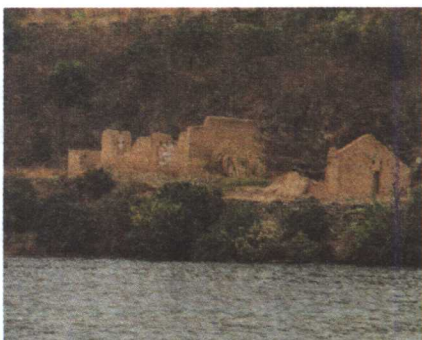
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
第三次出征，也只能站在船头，
望一望巫山之夜，漫山遍野的人群。

他们上船，你下船，
正月的礼花为他们送行，
初次出门的女孩，没有忘记
换上新衣，并带上一枚圆圆的镜子，
镜子插在背包后面，

残屋



(156米) 水位线下



今夜只映照残月、江水……

留下老人和孩子照应故园，
一座崭新的空城，
灯火闪了一夜，
只见美梦，不见人影。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屈原《橘颂》

但这一次你不再叹息，
用手指梳一梳乱发，
看看江中日益明亮的眼睛——

是的，在第四网撒下之前，
让自己先变成一条鱼。

*

若不是旧城已然消失，
你定会住在码头，在棚棚里
点亮江枫渔火；若不是神女走下山冈，
你只有去攀登孤峰绝岭……

神女下山，野花盛开，
而心中的明月被巫山收藏，
被阴云掩埋，你突然间来到一座空城，
拔剑四顾，显出抽刀断水的英雄气概——

可惜英雄气短，如流浪儿深夜
燃烧的纸片；飘一阵便熄灭，
亮一会儿也温暖。

*

一无所求的求知者，当你收获了灵性的果实，
还需要什么？这一次不再求知，
这一夜只求真实；真真实实的夜就这么空虚，
你只有羡慕并祝福江上的漂泊者，
他们的队伍纵横千里，
江水今夜也跟随他们的脚步。

你只有跟随江水，亦步亦趋，
让水码头化作一匹水质的战马，
来去自由；自由自在的巫师
还在深山轻摇着他的羽毛扇子，
我已出山，在人群中高举软软的旗帜。

软软的红旗飘在硬硬的船头，
映入江水，软化岩石，
我不在江上还能在哪里奋然前行？
我不举旗，只有让旗帜擦干泪水……

*

回到灵性世界，你还担心什么？
——伸手够到橘树，低头渴饮江水。

而江边的橘子呀，今夜别去碰它，
让它们完完整整地留在枝头。

——一棵树是一个家，

树上的橘子今夜都能团圆么？

当我在悲欢离合的世界中找你，
你是一江春水，或一树红橘？

*

是谁在深夜敲响木鱼？
水中的家园顷刻变成庙宇。
波浪如丝飘然而去；
丝绸之路，重现新生的人群。

是谁在巫山点燃篝火？
天地人间都感到丝丝暖意；
暖暖的春蚕在心中吐丝，
寒冷的丝路，平添缕缕祥云。

只因心有灵犀，清江遥相呼应；
而今夜喃喃自语，只换来波光粼粼。

2月3日凌晨



2004年2月2日晚，船到巫山。

巫山·高塘观

2004年2月3日

到下午五点，昨日清碧的江水已呈棕红色，细碎的波浪把山上的树叶纷纷融进水里，窗前是一大片沉落的旧城。

白天穿街走巷，进入寻常百姓家，在淹没区各地，只有在这里我才看见一户户的拆迁房屋上，除了一个“拆”字，还大大地写着户主的姓名：“向茂盛”、“向昌文”、“黄洪山”，姓名写在灰墙或白墙上，如判决书上的签名。窄巷人很少，奇怪的是，人们都背着或抱着孩子。当这些一两岁的婴儿出现在巷口或拆了一半的房屋门前，你会立刻感觉到这里并不像从远处看去的那么萧条，相反充满了生机，尤其是看到一串串红黄蓝绿的童装挂在古树与窗台之间，一束束红花点缀着灰暗的屋顶，就连匆匆过客都想在这里常住下去。还有两位质朴、害羞的姑娘坐在门前的平台上缝鞋垫，鞋垫上的印花亦真亦幻，似云似雨。



我想给她们拍照，但几次都被拒绝——其中一个总是笑着用鞋垫挡着脸，脸羞得通红，但嘴里却说：“进屋来拍吧。”在经过之后，我的向导告诉我：“刚才那两个女孩是干那个事情的。”我想或许是吧，但我看

巫山旧城，即将拆迁的房屋——“向茂盛”

见的是她们坐在阳光灿烂的平台上缝鞋垫，一针一线都很仔细。现在窗前的老房子更暗、更静，太阳落山，江水呈紫红色。

我是在码头上偶尔认识船夫罗永华师傅的，他正在帮朋友照看一个小烟摊。我问路的时候他说“我带你去”，就这样他领我走进巫山，一路上说起他的家事：



认识了罗永华师傅。

我们家祖上在大昌，是湖广填四川时迁过来的。据说我祖上在大昌开棉坊织布，还开面坊、酒厂。解放后不许办厂，我爷爷罗开定就开始拉纤，五几年的时候，在聚仙街下面的礁石岩淹死了——被前艄挑下淹死的。那时我父亲才15岁，就开始驾船为生，养活一家七口人。

我1959年生在大昌，那时相当困难，光着脚板念书，念到初中毕业。那时的教师都是重庆和万县下乡的知青，教得还可以。我16岁开始拉纤，从大昌到巫山，来回跑，把大昌的煤、巫溪的盐运到巫山。走一趟两三天，挣几块钱……逃过1959年的人都是英雄好汉，那时街上尽是饿死的人，帮忙埋一个死人，伙食团给一碗稀饭吃。大昌兴地窖，原先是装红苕，没力挖坑，就把死人丢进去埋了。

小三峡两岸有许多悬棺，那是后人表示对先人的孝敬。悬棺只有古时候才有，我们这里从解放前到现在一直兴土葬。巫山的公墓在河对过的七星照月，那是一片山岭。

我们正说着，不觉已来到北门坡的一片废墟前，一位妇女正在用一把小斧头敲石碑，在墓碑上刻字。黑色大石碑上刻写着“故显考谭公讳清吾老大人之茔墓”的字样。我问那位妇女是不是



窄巷深处，总看见有人抱着孩子。



北门坡前，刻墓碑的妇女。

祖传的手艺，那位戴眼镜的妇女笑着说：“不是，我们原先是种地的，学点手艺比种地好些。”她还在雕刻墓碑和碑上的花纹，我和罗永华师傅又往山上走，于是就见到那两位缝鞋垫的女孩……

我们又来到楚阳台，这里仅存一座摇摇欲坠的古屋。据

门口的刘德鉴老师说，现在看到的这幢房屋是原先高唐观的后殿，又称藏经楼，前殿和中间的大雄宝殿早已拆除。相传高唐观最初始建于战国时期，后经历代重建，光绪年间失火，再重建，1958年民兵把这里当训练营，因炸药爆炸，毁了屋顶，现在高处的碎砖是1958年以后修砌的。原先门前还有一口泉水，冬暖夏凉，泉水冒出热气，称“朝云暮雨”。

眼前千疮百孔的高唐观，让我想起这些年来一路上见到的沿江各地的古迹，它们大多是同样的命运。而今我已无力去一一拯救它们，只有保存零星的记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2004年2月3日中午，高唐观白墙棕瓦，大门紧锁，墙上写着“此房危险，禁止靠近”。但我们还是跨过栏杆，从门缝往里看，里面堆满破烂不堪的旧家俱，只是门前还躺着两块长条形的石碑，上面写着：“仙髻枕峡水三千休谈宋赋，

古刹迎巫峰十二可访唐碑。”字迹如古柏苍劲、飘逸，活在今日的阳光里。

今天巫山是个少有的晴天，阳光把一切都照得真真切切，光亮透明。顺着罗永华师傅的高唐观

